



◎卧龙生 著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天
鶴
譜

卧龙生 著

天 鶴 譜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天鹤谱(上、中、下)

卧龙生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)

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3.375 印张 713 千字

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5,000 册

*

ISBN 7-5059-1564-9/I·1060 定价:17.80 元

目 录

序 幕	(1)
第 一 回 垂死老人	(26)
第 二 回 逞强惹祸	(35)
第 三 回 嘉定风云	(65)
第 四 回 五鬼夜袭	(94)
第 五 回 浴血退敌	(130)
第 六 回 密传绝学	(162)
第 七 回 一剑奏功	(190)
第 八 回 晴天霹雳	(221)
第 九 回 拜师练剑	(261)
第 十 回 金顶神尼	(288)
第十一回 初试啼声	(316)

序幕

这是明月之夜，峨嵋山金顶峰上，端坐着一个白髯过腹，长眉入鬓，一袭青衫的老人。

金顶峰僻处万峰深处，峰腰积雪不化，结成了千年冰带，一般人根本无法越渡一片冰带，是以人迹罕至。

绝峰之顶，冷风凛冽，但那老人只穿着一袭青衫，盘膝端坐在一块大岩石上。

月华如水，照着绝峰四周，千年积结的冰岩，闪闪生光。

突然间，那青衫老人挣动了一下身子，响起一阵急促喘咳声，夹杂在盈耳松涛之中。

只见他长长吸一口气，压制下强烈喘咳之声。

他似是极尽能力，使自己保持漠然的安静。

夜风如刀，吹飘起他身上单薄的青衫，腊腊作响。

他收缩了一下双臂，双手轻轻地互搓一阵。

也许年迈了，显然是有些畏冷，但他极力忍受，支撑着。

他不时抬头，看着移向中天的明月，似是在盼望着什么。

突然间，金顶峰下，传上来一声长啸，划破夜半的沉寂。

青衫老人，右手轻拂一下飘垂在前胸的白髯，移动一下身子，使自己坐得更端正一些，口中却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，希望他们都能守约，全数到齐。”

这本是他心中之言，但因盼望得焦急，却不自觉地说出口

来。

只是，那声音很轻微，有如一缕轻烟，在夜风中化去。

啸声甫落，紧接着又响起一阵婉转的箫声。

那箫声听来不大，但却一线冲天，似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道，送上绝峰。

青衫老人精神一振，道：“好！又一个如约赶到。”

语声甫落，又响起一阵金声玉振般的大笑，传上了绝峰。

青衫老人点点头，脸上泛现起一股凄凉的微笑。

但闻那大笑声倏然顿住，余音袅袅，散入天际。

这笑声来得如惊雷闪电，突然而至，但消失得却也是快速无比，似是一个人正在大笑之时，突然遇上了什么惊奇大变，顿然而住。

青衫老人心中暗暗地忖道：“还有两个，就到齐了。”

心念转动之间，突闻三声咚咚咚的皮鼓声，传了上来。

鼓声停后，一切又归沉寂。

青衫老人侧耳倾听，长久之后，仍不闻有其它声音传上峰中，心中暗暗急道：“怎么少了一位呢？”心中焦急，促起病情发作，又是一阵急促的喘咳之声。

他急急吸一口气，把喘咳声压了下去，拉一下被风吹起的衣角，双手平放膝前，运足目力，向前看去。

月光下，只见那终年积结的冰岩峰边，同时出现了四条人影。青衫老人暗自吸一口气，压入丹田，缓缓闭上了双目。

虽然，他想使自己尽量镇静，镇静地无睹那四条联袂而来的人影。

四条人影，各不相让，同时以极快的速度，向那青衫人盘坐的巨岩之上冲来。

几乎同时瞬间，四人一齐奔到那大岩之下。

也许四人有着毫厘之差的先后之分，但那小的分别，几乎是肉眼无法瞧见。

四个人相互望了一眼，目光又转注到那青衫老人身上。

月光下，只见青衫老人法相庄严，隐隐间有一股悲天悯人的气度。

四个人八道冷电一般的目光，一和青衫老人的法相触接，顿时收敛了那狂傲不可一世的气焰，齐齐抱拳作礼。

青衫人睁开双目，打量了四人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咱们又十年没见了，四位仍然和昔年一般的健壮呢。”

口中说话，目光却慢慢转动，由左至右，打量四人一眼。

只见那最左一人，年约五旬，头戴方巾，黑丝垂胸，白面浓眉，有如一个落拓江湖的文士。

第二个是中年美妇右手提着一把玉箫，月光下，只见她凤眉带煞，杏眼闪烁，嘴角上翘，一付令人莫可预测的倨傲之气。

第三人五短身材，大头环目，一张嘴特别阔大，几乎占了他半个面孔。

第四人身材细高，一袭黑衫，左手提着一张直径盈尺的皮鼓，右手握着一个金黄色的鼓锤。

四人齐齐欠身应道：“我等来向陈大侠请安。”

青衫老人淡淡一笑道：“四位想不到老朽竟然又活了十个年头。”

那左首文士道：“陈大侠功参造化，再活一百年也不为怪。”

青衫老人缓缓拳起右手，一拂长髯，笑道：“老朽如若真能再活一百年，四位只怕等不及老朽死去了。”

只听那中年美妇柔声细语地接道：“陈大侠武功绝伦，已是金刚不坏之体，咱们虽是年少几岁，只怕也要死在你陈大侠的前面。”

青衫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但愿你不幸言中。”

那五短身材，大头环目，嘴巴特别阔大之人，说道：“兄弟一向是心直口快，有几句话说出来，希望你陈大侠不要生气。”

青衫老人点点头，神色严肃地说道：“好！你说吧！”大嘴矮子道：“兄弟听说，你老罹得一种怪病，已缠绵病榻数年之久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青衫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夫罹病一事，你是听何人所言？”

大嘴矮子接道：“墙无百日不透风，你陈大侠生病的事，虽然极尽小心保密，但仍然被区区探得……”言罢，纵声大笑起来。

青衫老人脸色一沉，冷冷说道：“你笑什么？可是想老夫一病不起么？”

大嘴矮子正在哈哈大笑，但见那青衫老人口气不对，立时收住了笑声，变成了一副哭笑不得的怪样子，急急说道：“陈大侠言重了，区区见你老病后身子，仍是这般地健朗，心中高兴，忍不住失声而笑，区区心中实无恶意，祝你老寿比南山，万年长青。”

青衫老人冷哼一声，目光转到那一袭黑衫，身材细高，左手提鼓，右手握锤的大汉身上，问道：“十年以来，你又杀了好多人？”

黑衣人欠身应道：“你陈大侠不死，在下怎敢妄开杀戒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我死了之后呢？”

黑衣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就很难说了……”

青衫老人脸色一正，接道：“这么看起来，老夫在死亡之前，应该先杀了你。”

黑衣人骇然退后一步，道：“陈大侠既是不要在下杀人，以后不杀就是，你老别生气，气坏身子，在下可是罪该万死”。

青衫老人抬头望望当空皓月，暗暗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咱们这次约会，似是少了一个人，是么？”

四人齐声应道：“是的。”

青衫老人目光转动，扫掠了四人一眼，道：“天魔女为何不来？”

四人面面相觑，答不上话。

青衫老人眉头一耸，投注在那中年美妇的脸上，道：“你和她相处最好，当知她为何不来？”

中年美妇道：“她说，她说你……你……”

她似是心有所畏，你了半天，你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青衫老人道：“天魔女骂了老夫，那也是与你无干，你尽管直说就是。”

中年美妇道：“那天魔女说，你病入膏肓，必死无疑，不用来此赴约了。”

言罢，双目凝神，盯注在那青衫老人身上，神情间一片惊惧，生恐青衫老人突然出手，取去了自己的性命。

只见青衫老者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出了她意料之外……”

他目光扫掠了四人一眼，道：“四位何以和那天魔女看法不同呢？”

只听那头戴方巾的中年文士应道：“人人智慧不同，断事有异，自然是结果不同了。”

青衫老者淡然说道：“你兼通医道，看老夫病势如何呢？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陈大侠，不能以常情论断。”

青衫老者道：“为什么”？

中年文士道：“据在下得到的消息，陈大侠病情甚重，如是其他人罹此恶疾，只怕难以活过一年，但你陈大侠内功精纯，已到炉火纯青之境，也许有能克服恶疾。”

青衫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说得好，无怪人称恶孔明和毒大夫。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那是江湖上朋友们抬举在下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看来，你倒是有当之无愧之感。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兄弟性恶手毒，江湖上已把我叫了出来，那总比那些假借仁义以为恶的人，强上很多了。”

青衫老者长眉耸扬，似想发作，但他又强自忍了下去，说道：“你说得倒也有些道理。”

恶孔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陈老过奖了。”言情之间，大有得意之状。

青衫老人冷漠一笑，道：“你仔细瞧瞧老夫，还会不会死，几时才死？”

恶孔明道：“如若陈大侠能够信得过在下，让在下把一把你陈大侠的脉穴，在下或许可作一武断之言。”

青衫老人缓缓伸出左手，放在巨岩之上，道：“好！给你瞧瞧吧！”

言罢，闭上双目。

突然间，绝峰之上，充塞了一片紧张，另外三人，六道眼神，一齐投注在那恶孔明脸上。

明月之下，只那恶孔明顶门上热气蒸腾，一颗颗汗珠儿，

流了下来。

显然，他心中有着无比的畏惧。

那中年美妇举手理一下山风吹起的散发，缓缓说道：“如是陈大侠病势沉重，需要什么药物，咱们都应该尽力为他采集一些奇药。”

恶孔明回顾了那中年美妇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陈大侠倒需一种药物，只怕你柳媚娘不肯拿出来。”

柳媚娘扬了扬手中玉箫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什么药物啊？但我力能所及，无不尽力去找。”

恶孔明道：“不用找了，那药物就在你身上带着。”

柳媚娘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你说的是什么？”

恶孔明冷冷说道：“太白冰潭中，那尾千年金鲤胆，不是已经被你取到手上了么？陈大侠病势虽重，只要你肯奉上那金鲤胆，立刻可使陈大侠沉痾尽起……”

只听那大嘴人和执鼓人同时噫了一声，四道目光一起转注在柳媚娘的脸上，道：“当真么？”

柳媚娘道：“听他胡说！”

恶孔明道：“那金鲤胆为你所取，与人何干？我为什么要胡说？”

那大嘴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果真如此，咱们要向姑娘讨上一杯羹了。”

柳媚娘道：“恶孔明奸诈百出，专会挑拨别人相搏，他好坐收渔人之利，两位怎能信他之言呢？”

那执鼓人缓缓说道：“此事太过重大，咱们宁可被他骗了，也得相信。”

柳媚娘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咱们今宵来此，是探望那陈大侠而

来，两位如是看我柳媚娘不顺眼，不妨约期相会，找个地方好好打上一架。”

大嘴人仰天大笑，道：“约期相会，好使你柳姑娘从从容容地藏好那金鲤胆，天下如此辽阔，那金鲤胆又是极为微小之物，如是被你藏起，咱们可就难以寻找了。”

那执鼓人冷冷说道：“从此刻起，咱们跟定了你柳媚娘。”

柳媚娘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如若两位有兴追随小妹，小妹是欢迎至极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，此时此刻，小妹的事，似是没有陈大侠的病势重要。”

那执鼓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应该先看陈大侠的病情。”

大嘴人目光转到那恶孔明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恶孔明，陈大侠病势如何？”

恶孔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未替陈大侠把脉之前，有几句话，先要给诸位说明。”

大嘴人道：“什么事”？

恶孔明道：“我想诸位和在下一样，都还想多活几年。”

大嘴人道：“这和陈大侠的病情何干？”

恶孔明道：“如若在下死了，三位只怕也很难活得下去。”

执鼓人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知道了……”

那青衫老人冷哼一声仍然紧闭着双目，一语未发，但那执鼓人却已吓得住口不言。

恶孔明道：“只要诸位知晓此事，那就行了。”缓缓伸出右手。

青衫老人浑如不觉，放在巨岩上的右手，一直没有动过一

下。

恶孔明抖动右指，缓缓地搭在那青衫老人的脉穴之上。

柳媚娘、大嘴人，和执鼓的大汉，六道眼光，一齐投注过来，眼光中满是期望之色，希望那恶孔明能够借把脉的机会，一举间，能扣住那青衫老人的穴脉。

但那恶孔明，只有三个指头，搭在那青衫老人的脉穴之上，垂首闭目，似是当真集中全部精神查看那青衫老人的病势，根本不瞧三人一眼。

柳媚娘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，望了那大嘴人和执鼓人一眼，轻轻吁一口气。

六目交投，三个人同时泛起了一脸失望神情。

显然，三人对那恶孔明不肯借机扣拿青衫老人脉穴一事，大感失望。

绝峰上鸦雀无声，连那呼啸山风，也突然静止下来，静得可闻花针落地之声。

足足过了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恶孔明缓缓移开了按在青衫老人左腕脉门上的右手，欠身向后退了两步，才睁开双目，满脸惊愕之色，望望那青衫老人。

那青衫老人缓缓收回放在巨岩上的右腕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毒大夫，老夫的病情如何？”

恶孔明摇摇头，道：“陈大侠已完全康复了。”

这一句话，字字如铁锤击岩一般，使三人有着无比震撼。

青衫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没有瞧错么，老夫的病势很深重啊！”

毒大夫摇摇头道：“没有瞧错，在下自信医道还不致差到把有病瞧成无病。”

大嘴人一裂嘴，露出了奇大的森森白牙，道：“兄弟不会看病，但看那陈大侠的神情，也不似无病之人啊！”

毒大夫怒道：“陈大侠脉息均匀，气血畅通，哪里有什么病了，你如不信，自己上去试试！”

大嘴人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自然，在下极愿陈大侠长命万年，……”

青衫老人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童子奇，你这话可是由衷之言么？”

童子奇打了一个冷颤，不由自主地退了两步，道：“兄弟是字字出自肺腑。”

青衫老人脸色一正，目光转注到柳媚娘的脸上，道：“柳媚娘，你过来。”

柳媚娘娇艳的粉脸上，登时泛起了一片惨白，放下玉箫，垂着双手，慢步行了过去，道：“陈大侠有何吩咐？”

青衫老人冷肃地道：“这十年来，你做了些什么？”柳媚娘柔声说道：“贱妾这十年来，一直洁身自修，未作过一件有背约言的事……”

青衫老人冷冷接道：“胡说！”

柳媚娘倒退了两步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我，我只杀了一个人，还是那人对我心怀不轨，调戏于我，才激动我的杀机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都是实话么？”

柳媚娘道：“字字真实。”

青衫老人举手一挥，道：“你退下去。”

柳媚娘应了一声，缓步退回原位。

青衫老人仰脸望着天上明月，道：“天不如你们之愿，老夫竟然从病魔中解脱出来，看来，还有几年好活了。”

四个人齐齐垂首应道：“陈大侠行仁、为善，天下钦仰，多活几年，那是天下武林之福。”

青衫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不论你们表面上、神态间如何地虔诚，但我知道你们都是违心之言！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论你们内心中想些什么？但你们都还记守着十年前在我面前立下的誓言，连那相信我必然死去的天魔女，也没有明目张胆地作恶太多。”

恶孔明、柳媚娘等四人，八道眼神，一齐投注在青衫老人的脸上，神色极是奇异，说不出是怕、是恨。

青衫老人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虽然，这十年来，你们并没有完全地遵从誓言，但大体上都还能够自束自爱，对几个偏激、固执、桀傲不驯，又身怀绝世武功的人，能够这样，那已是很难得了。”

柳媚娘突然眨动了一下明亮的大眼睛，轻轻叹息一声，柔声道：“陈大侠，贱妾想请教你一件事，不知可否见告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好，你说吧！”

柳媚娘道：“你这番大病之后，不知对武功是否有些影响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我如说没有影响，只怕你们也不肯相信。”

柳媚娘道：“这十年中，我为了遵守立下的誓言，十分苦恼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去作几件有益人间的善功呢？”

柳媚娘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贱妾性恶嘛！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记得十年前贱妾和你陈大侠动手相搏，败在第九十招之上，是么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柳媚娘道：“我常想，如若我们五个人合手对付你，那就很难预料鹿死谁手了！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但眼下，你们只有四个人？”

柳媚娘道：“但你陈大侠大病之后，武功上也打了折扣，如是我们五个人可以胜你，此刻，我们四个人也就够了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你们可是想试试么？”

柳媚娘摇摇头，道：“贱妾是没有这个胆子，而且他们也不肯和我合作。”

恶孔明缓缓说道：“因此，我们只有耐心地等待一途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等老夫死去？”

大嘴人一裂嘴巴，干咳了两声，道：“除此之外，很难想出别的良策。”

青衫老人神情凝重，道：“你们会有等到的一天，可惜的是老夫现在还没有死。”

柳媚娘幽幽地道：“唉！不知还要等待好久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也许很快，也许你们还要等上三五年。”

那执鼓人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如是三五年后，陈大侠一定死，咱们自然要耐心地等待，但你如届时不一定死，咱们岂不是又白等五年了。”

青衫老人缓缓说道：“诸位如能想个办法，使老夫早些死去，岂不是使你们少去这些束缚？”

柳媚娘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想我们是想，只是很难找出个妥善法子。”

青衫老人仰望着当空明月，冷漠地说道：“老夫死去之前，也将有一番安排——”

恶孔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打断了青衫老人未完之言。

青衫老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恶孔明不敢再笑，陡然收住大笑之声，道：“在下有几句不当之言，说出来，希望你陈大侠不要生气。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好！你说吧！”

恶孔明道：“陈大侠所谓的身后安排，无非找一个天生奇才，把武功传授于他，使他继承你的衣钵，日后对付我们，是不是？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不错。”

恶孔明笑道：“十年前，我亦想到此事了，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啊！”

青衫老人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恶孔明道：“说出来，希望你陈老不要生气。”

青衫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尽管说吧！”恶孔明道：“你陈大侠有此用心，只怕已非一日，但在下等亦早思念及此，除非你陈大侠能够再活二十年，使你那千选万挑出来的弟子，能及时继承你全部的武功，纵然如此，我们也早有了对他的办法！何况二十年中，不论何等才慧之人，也无法和你陈大侠有相同的成就啊！现在嘛，只怕是更来不及的了……”

青衫老人接道：“如若老夫能再活二十年呢？”

恶孔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瞧是有些不可能，就算你功参天地，能够再活二十年，但你也无法能够保得这消息不传扬出来，再明白点说，我们对你陈大侠的一举一动，早已十分留心，你如收一个徒弟，决无法瞒得过我们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我们五人，数番败在你陈大侠的手中，对你陈大侠，固然十分畏惧，但你几次不肯取我们性命，这畏惧之中，实也含有着一番深挚的敬意，我们五人虽然一向各